

海南琼剧三夺梅花奖,育新人,唱新曲,内生动力不断被激活

“梅开三度”唱新篇

观察

■ 本报记者 尤梦瑜

4月26日晚,第2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奖名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揭晓。凭借在原创历史传奇琼剧《冼夫人》中的精彩表现,省琼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林川媚又为海南琼剧摘取了一朵“梅花”。这也是继陈素珍、符传杰后,我省琼剧演员第三次荣获这一中国戏剧最高奖。林川媚的获奖无疑为繁荣发展中的琼剧事业再添一抹亮色,也让人们对琼剧的发展更加充满信心与期待。

近年来,随着海南对地方戏曲,特别是琼剧事业的重视与投入,由各琼剧院团打造的佳作频频亮相国家级舞台,琼剧的内生动力正在不断地被激活。

2017年1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,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,印发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。地方戏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也迎来新的机遇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,琼剧想要真正出彩、引来大众关注并非易事。做好“戏”与“人”,成为琼剧日就月将的关键。



琼剧《王国兴》剧照

琼剧作为海南的地方戏,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群众基础。虽有群众基础在,但观众群一直处于“迭代”状态,而且,随着文化演出市场的蓬勃发展,观众的审美与欣赏品味也在不断提升。琼剧市场呼唤着更多精品佳作。

题材固然是一部佳作的核心要素之一。众所周知,琼剧多年来拥有一部经典《压箱戏》,可以说,只要院团演出这些老戏,一定是叫座叫好。但为了适应时代发展,发掘更多新观众群体,琼剧也急需在题材上有所突破。

2006年,由海口市琼剧团创排

A 老戏新唱 以历史关照现实

的近代琼剧《百年苍翠》讲述女主人公海若兰及黎族同胞们协助爱国华侨种植橡胶的故事。既有辛亥革命这样的历史大背景,又有从海南“下南洋”的爱国华侨种植橡胶的本土叙事,一经推出便受到好评。女主人公扮演者,我省琼剧表演艺术家陈素珍也凭该剧为海南摘下首朵“梅花”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中央反腐力度一强再强,深得民心。打老虎、拍苍蝇也成为了老百姓们关注的热点。2015年,省琼剧院以“南海青天”、刚正不阿的历史人物海瑞创作了琼剧《海瑞》。省琼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符传杰以海瑞一角让琼剧“梅

开二度”。惩治贪官污吏,将百姓放在心上,省琼剧院再接再厉,又在2018年推出《冼夫人》一剧,再度结合当下热点。

“《海瑞》《冼夫人》这两部剧之所以能够受到省内外观众的欢迎,正是因为它们讲述的是海南历史文化名人,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题材,以史为镜,关照当下。”著名戏曲导演、两部剧的总导演石玉昆说。

《定安娘》《父爱如山》《母瑞红云》……一部部立足海南本土,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、红色文化的琼剧剧目纷纷亮相。在内容为王的今天,让琼剧这一小剧种在中国梨园唱出自己的一方天地。

B “帮传带” 琼剧人才培养更专业

当断层”等困局,这两年省琼剧院通过“请进来”“送出去”培养了各类琼剧人才。青年演员张昌义、李硕征分别被派往上海戏曲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进修。

“人才是艺术院团发展的重中之重,是我们工作的落脚点。只有人才队伍壮大起来,才能出好戏、出精品。”省琼剧院院长许振程表示。

林川媚在收获梅花奖后,特别感谢恩师王英蓉等前辈对她的辅导

C 精雕细琢 以精品意识打磨作品

瑞》《冼夫人》中人们不难发现,演员出挑的表演自不必说,舞美设计、道具、声光电的运用也呈现出舞台艺术作品应有的模样。《海瑞》舞台布景化繁为简,写意装饰更具当代艺术感;《冼夫人》一剧中硬景出彩,金色战车等大型道具的使用也为剧情添彩。导演还在传统戏曲舞台上运用了吊威亚等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技术,为观众呈现了一个又一个舞台亮点。

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省级评选公示已经结束,由定安县琼剧团创排的现代琼剧《祖

宗海》作为我省基层院团唯一代表作作品被报送至2019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。这也是定安县琼剧团连续4年被推荐赴京演出。

“我们团的目标是传承好经典剧目、与时俱进创作精品剧目来培养琼剧人才和培育琼剧观众。所以,这两年来我们都以身边模范人物和本地历史人文故事创作作品。作品的创作定位是:既要接地气,又要传得开,既要让专家认可,又能让观众接受,每个作品从初稿开始不断精益求精,以精品意识打磨作品。”定安县琼剧团团长黄茂安说。



琼剧《红叶题诗》剧照



琼剧《下南洋》剧照



琼剧《张文秀》剧照



琼剧《海瑞》剧照。本报记者 陈德雄 摄

琼剧《冼夫人》剧照



评弹

■ 方李珍

近年来,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开展,优秀保留剧目奖项等的设立,尤其是多项戏曲扶持与保护政策的出台,使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、地域文化及精湛的表演艺术的传统戏越来越得到关注,“敬畏传统”“畏传统而后超越”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。大批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以古雅而清新的姿态绽放于舞台,京剧《香莲案》《飞虎将军》、昆曲《景阳钟》、新版汉剧《宇宙锋》、评剧《赵锦棠》等为人们津津乐道。而这样的一种整理改编,重在尊崇舞台性、艺术性,其改旧如旧而又令人耳目一新。

这些剧目重在为角儿(演员)、流派、行当服务、量身定制,如京剧《香莲案》为吕洋量身打造,旨在为“程派创一出新戏”,突出秦香莲的外柔内刚(而不再是传统戏中的柔弱无助),正好契合程派外柔内刚的唱腔气质;再如《飞虎将军》之于翁国生,《宇宙锋》之于王荔。怎么看待这种新的转向或者说深化?对于整理改编传统剧目,不少创作者与以往一样,试图擦抹其粗糙的部分,在适当融入当下观众的审美质素、提升其品格的同时,更加重视保持民间性,凸显市民性,使之成为既传统又焕发当代感、雅俗共赏的新市民戏曲。2017年的京剧《徐母传》,根据传统京剧《徐母骂曹》等多个与徐

母和徐庶人物相关的老戏提炼改编而成,是首次将过去仅作为折子戏或保留唱段、念白的徐母题材剧目改编扩充为剧情完整、人物生动的老旦行当唱功戏,注重呈现出传统戏质朴、本色、靠近民间的风貌。2018年,加强舞台性、娱乐性或者说市民性、市场化的导向更为明显,如上海京剧院的连台本戏《七侠五义》,在恢复京剧连台本戏传统的同时注重当下观众的接受度,进一步理顺人物行动线,重视武戏比重,机关布景适度,加快演出节奏,突出戏剧性、剧场性,彰显舞台整体性特质;生旦净丑行当齐全,唱念做打武兼具,其民间叙述在彰显传统文化的同时焕发民间活力,很受老百姓欢

迎。很明显,它的传统底蕴、民间叙事及市场导向,较之21世纪初的新编连台本戏,如2000年的京剧《宰相刘罗锅》及稍后的越剧《甄嬛》有很大的不同;亦区别于近年重在恢复传统原貌的连台本戏如莆仙戏《目连救母》、梨园戏《陈三五娘》等。在新编戏领域也是如此,民间趣味渐趋浓郁。如新编淮剧《武训先生》虽然仍追求“都市淮剧”风格,有着沪上特有的国际性审美,却亦向民间化、剧种化回归,寻求说唱艺术原有的质朴感。川剧首部谍战戏《天衣无缝》去年首演时剧场外即排起长龙,该剧在讲究娱乐性、市场化,时尚、亮丽、“烧脑”的同时牢牢把握住剧种特色。这些戏与之前注重描

写家长里短因此民间气味、乡土气息浓厚的剧目不同的是,它们更当代化,更重视都市化及其与民间化的契合,尤其是由于注意了市场性,关注市民审美趣味,自然寻求相适应的包装,不是指舞美的大投入大制作,而是指讲究舞台感、舞台的品相、气质,使之既时尚又民间。

戏曲源自民间,或者说民间性是戏曲的本源。当下戏曲界民间化的趋向是一股清流,给予许多戏曲剧种雅化、渐失民间性的趋向以启发。而注重市民性,必然对戏剧文化起到推动作用并产生重大影响。

我们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。

(《中国文化报》)

看点

语言生活中的词语嬗变

■ 杜永道

时代浪潮中,社会的词语运用,在人们不知不觉间悄悄发生了若干变化。考察梳理这些变化,会给我们观察新时代的社会语言生活带来有益的启示。

先说几项触手可及、不时遇到的新变化:

1.集合名词的个体化

集合名词也叫“总称”,如“词汇”“车辆”“岛屿”“马匹”“枪支”“书籍”等。集合名词用来指某种事物的集合体,不用来指单个或者几个事物。例如“词汇”可用来指“汉语词汇”“老舍的词汇”“《红楼梦》词汇”等,不宜用来指单个或几个词。但如今常看见“这个词”“这几个词汇”之类说法。“这座岛屿”“几本书籍”等,也屡见不鲜。近年来,在各类媒体中,渐次呈现出集合名词的个体化用法趋向。

2.动宾式动词带宾语的普遍化

20多年前,在某刊编辑部讨论稿子,大家否定了“挑战巴塞罗那”的说法,认为其中的“挑战”是动宾式动词,不宜带宾语“巴塞罗那”。过去,动宾式动词如“达标”“投资”等,习惯上不带宾语。时下,“报名了一个健身班”“文艺精品陆续亮相北京”“致敬伟大时代”之类语句,司空见惯,甚至我们也不感觉别扭了。动宾式动词带宾语,似正走向普遍化。

3.近义词选用的单一化

近义词如“篡改”跟“篡改”、“坚韧”跟“坚忍”、“交汇”跟“交会”等,意思上有细微差别。有的词典还特别注明,提醒其差异。由于写法、读音和意思都挺接近,人们往往不再细抠其中不同,而是渐渐“二选一”,采用其中一个,舍弃另一个。例如采用“篡改”而弃“篡改”,采用“坚韧”而弃“坚忍”,采用“交汇”而弃“交会”等。

从词语选用的角度说,这是近义词选用中的单一化;从词语演变的角度说,有的则是近义词走向异形词的肇始。

4.同义复沓的常态化

在新时代,为了强调某个意思,人们在说话、写文章的时候,常常采用语义重复的说法。例如,“涉及到”中的“及”是“到”的意思,再用“到”就重复了。有的词典特意提醒:“涉及”后别出现“到”。可眼下“涉及到”已很常见,发言里、文稿中比比皆是。再如,“必须要”“全部都”“融入到”以及“亲眼目睹”“凯旋归来”等,均有语义重复,大家似乎已“充耳不闻、视而不见”了。若干同义复沓词语的运用,正走向常态化。

5.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寻常化

目今,在传媒中,不时见到形容词用为动词的情形。譬如:“畅通”是形容词,却时见“进一步畅通党员直接联系基层、服务群众的通道”等语句;“凝练”是形容词,却时见“更好地从中萃取智慧精华、凝练当代价值”等说法;“柔软”是形容词,却时见“文化柔软一座城,润泽一座城”等句子;“氤氲”是形容词,却时见“氤氲着燕赵文化精神”等话语。好像还挺流行,读者也欣然接受。

这折射出,时代浪潮中,形容词用为动词,正迈向寻常化境界。从表达的视角说,这一“词类活用”手法,让词句更“鲜活”,使表达手段更丰富。

6.字眼儿选择的通俗化

“牵牛鼻子”这个词,常用来比喻抓住事物的关键或要害。之所以用“牵”,是因为拉牛时,手抓的是牛鼻环上的牛鼻绳,而不是直接用手抓住牛鼻子。但在书报刊上,常见“抓住××的牛鼻子”的表述。用“抓”不用“牵”,大约因为“抓”更通俗,更易理解。在权威网站观察,“抓住××的牛鼻子”的用量远超“牵住××的牛鼻子”,渐成主流用法。笔者原先审稿时将“抓”改“牵”,改不胜改,也就罢了。

表示“滚压”宜用“轧”,例如乡村的“轧场”。但而今,人们多把“碾轧”写成“碾压”,显然“碾压”更浅显易懂。在使用中,“碾压”明显多于“碾轧”。

提到“把物体串联起来”,要用“穿”,如“把珍珠穿成项链”。有学者特地在大报写稿,辨析“穿”“串”之别。但现今,“把珍珠串成项链”比“把珍珠穿成项链”多见,显系用“串”更形象、好懂。

看来,在某些说法中,字眼儿选择的通俗化,是时代浪潮里刮起的一股强劲罡风。

7.词语感情色彩的演变和淡化

时代浪潮中,某些词语的感情色彩悄然生变。

比如:“蜕变”原指向坏的方向质变,具贬义;但如今也用于向好的方向变化,如“戈壁荒漠逐渐蜕变为天蓝水清地绿的宜居之城”。“上行下效”原含贬义,现常现褒义,如“上行下效,公职人员应切实用自己的一言一行,在孝老敬亲上发挥模范引领作用”。

另外,若干敬辞的“恭敬色彩”常被“忽略”。如“鼎力”,过去用于向对方请托或表感谢,现常用于第三方,且敬意消匿,义同“大力”。如“他们得到几个单位的鼎力支持”。“光顾”,以往商家用来表示“欢迎顾客到来”,当下常用于自己或旁人,且无敬意。如“我常光顾这家小店”“夜深了,光顾这家餐厅的客人仍不少”。

我们眼明睁看着,这些词语的感情色彩正“黯然失色”。

(《光明日报》)